

聖宋文選全集

七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九

李邦直文

唐虞論



唐虞之治之治曰謀于四岳久久焉憂其天下終身而不得寧載舜之治
吁俞疇咨以盡萬事之變而又巡狩天下遂老于蒼梧禮樂兵刑雜然舉
之而各有條理觀其勤有過于堯者是不為無為矣而孔子嘗曰大哉堯
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乎其有成功也煥
乎其有文章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學者嘗惑于此夫虞書之所載者治之迹而孔子所言者治之神也何謂
其然也夫營為動作之由已莫過于人今完安无疾之人手可以執足可
以馳耳目可以視聽而腹心可以慮欲有所措无不應者皆可以自為之
矣則以為行為動作莫不出乎已及詰其極究其所以能然者則雖智者
猶不能自知也故由已而可為者迹也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神也天
地之化氣之所春雨之所濡莖葉之勾直長短圓斜狹大華寔之濃淡芬
芳臭色之不齊味之衆多莫不各足其形一陽之所温一雷之所震飛者
躍者巢者穴者冷者默者或鱗而泳或翼而升或毛而群或介而潛莫不

文選十九

一

各足其分此人之所可見也此化之迹也詰其何為而能然而難為之者
則明哲所不能計智巧所不能 雖聖人莫之或知也此化之神也人之
可以自為者猶不能自知變化之出乎天又果知天之能自知其所以然
耶故聖人法道以為用體神以為治溟滓真樸漠然而全陶然而遂萬事
不能滑其中安、而有餘如遺天下者天下之人鼓舞之而不足用之而
不知自化也自安也自悅也自威也則終日言而如未嘗言終日為而如
未嘗為此堯舜之所以為大也彼昧道者不然一君子心兩耳目之聰明
耳而臨四海之廣穰、之繁欲御之以智慮之以力於其健察作其巧辯
雕鏤百為咻喫萬狀焦、然日置天下于其胸中而又為情偽喜怒之所
紛亂智索力殫矣而天下器然方不可勝理則醇且醜愿且詐傑者為之
僅得小治而已矣安能如嚮堯舜之治耶孟子曰王者之民皞、如也霸
者之民騶虞如也知此然後知堯舜矣故大聖人之為治雖有為于外必
先係于心藏其神致其用使天下之人莫能窺己之涯諱趨奮起以為偉
故靜而不爭所謂無為之治也後世王者閭乎有用樂乎无為不知堯舜
之神其化則又欲以操致技窮狗治天下溺入于老釋道道遙寂滅之說
兀兀焉宴望于深宮以待天下之自治是焉知孔子之所謂无為者歟

三代論

楊雄班固王通之傳莫不以三代諸侯為久安之術而罪秦之郡縣至柳宗元獨曰古之諸侯聖人之意非不欲去也勢之不能去也以為其治不若郡守嘗究之矣夫王者處乎高危而以一姓孤立于四海之上一姓之安危乃天下之所以為治亂死生也夏商周之君相傳者數十世雖有屈強之諸侯時不免于戰伐然亦未嘗有流血天下兵火之禍如後世者幾二千年而才三易姓亦必有大惡如桀紂至聖如湯武又其祖宗之著德甚久然後可以集有天下之諸侯自秦至于五代覆亡之宗紛如風中之槁葉生民數陷于大禍則是諸侯之前民數百年乃一擾而變侯置守之後天下之人常懷、馬而死所係也論者多取周季戰伐之紛亂以為建侯之罪大豈厲懿夷之王較其昏暴王之于郡縣之時非并卓盜之則陳項有之矣惟其諸侯之國各據土疆強者未能并服而為一故衰亂而周不亡也論者又取晉之宗室舉兵以警莽國其微闇不道雖糜爛而亡不足恠也其所以未亡而再進于元帝者藩國之勢之君將舉兵以警義國其微闇不道雖糜爛而亡不足恠也其所以未亡而再進于元帝者藩國之勢也故上有明天子則諸侯而治郡縣而治為上者非其道則諸

文選 十七

侯者亂郡縣者亂禍之輕重也有殊矣彼周之時吳楚齊晉雖恃微而不臣力非不足也而不敢援周之鼎何哉列國皆有兵有賦而用周公之禮樂彼未能一旦而君此未能一旦而臣彼由此而然也晉宋梁隋之所以得扼吭拊於背中傳檄而天下定郡縣雖有忠勇之臣莫不拱手聽命圍視而不敢動何哉天下之權素有所一也兩漢之有天下王侯郡縣雜建而年以四百雖有七國諸呂之難而劉氏以之中興唐之有天下宗室為刺史勳賢為藩鎮僅如諸侯之制而年以三百雖有齊蔡燕趙魏之寇二朱安史之憑陵而李氏以長權散于天下而莫能一也以天下之大而明主不世出後世鑒存亡之效可不約三代漢唐之制雜樹親賢于外少為王者之拱衛耶子厚之說未識治亂之大計亟云以為異論耳不亦妄哉

秦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氣可上而形不可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乎天骨肉歸于土夫無形則先敝有形則有敝雖天下能使之易此言者也是故生而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責育之力之所不免也至秦始皇既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攝天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為其居舉六國之玉帛而輸之函谷以為其用舉六

國之女色鐘鼓納之于阿房以足其欲群臣莫不稱頌其功德秦皇聖亡國之殷墟亡國之音趨走逸列亡國之臣心哆意廣自以為萬世莫吾及顧升羽翼而升耳于是車轍馬跡交于海上登之果浮江湘以望方士之所謂三島者棄其赤子航之于東夷以下其所謂仙不務事、而跼、然狂人客死于沙邱不得親傳之良嗣遂亡其國自黃帝墓于橋陵下及于三代之歲未嘗有仙之說至漢孝武侈欲極而外道之惑乘其隙而入用方士之言邀神靈而祠鬼神橋陵者存而方士輒曰此蓋其衣冠耳又從而信然之以其女、方士與方士傳車而宿當是之時天下幾大亂周之末有李耳者為虛無、用之語以高世雖背仁義之教而馳然亦未嘗為處士避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于時王者召而禮之不過賜之粟帛杖履而退之養之一邱而足矣至唐明皇曰李耳吾祖也今存而仙其位高大與天帝並遂推其言以為經而為之祠宇散滿天下賤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不親中國究為安史之所有秦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也咸以仙敗終其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時王教之害尚斯至後世而其弊百出曰揚墨者曰佛者曰老氏者循深而未交以攻光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異教立嗚呼自是以來生民之命搖然无所附矣其禍也始于秦而流于漢昌大于唐室至後世而不可破後之仁君將復有以仙亡其國者矣

文選元

西漢論

嘗觀西漢之君大抵承秦之餘以剛斷明烈為任文景武宣皆有君人之至概宣帝以孝元柔仁知其必亂天下已而果然夫人君之氣必主于剛其柔仁者濟物之變補事之隙時為之用耳不可以為常也故君者天也陽也其明日也其令風雷也天健而運日寔而雷烈而威風動而先迹四者不廢然後可以生萬物而齊變化陽不足則天有時而裂日有時而虧雷或不發而風或不播休弛鬱塞之氣極而妖災厲疾作于下至于昆虫草木莫不蒙其疴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健剛中正純粹精也剛健純粹此所以為天之體而為君之德乎高祖最剛而最明故其基宗廓大而宏遠不可以亟壞其餘勝遺烈猶足以震動天下之耳目而制大臣之心故惠帝屬儒高后女主哨、于簾戶之間而嬰噲平勃之徒攝衣而趨交臂而受職莫敢先後而不平至文景之為君其治出于恭儉仁恕然其君臣之間尊嚴而甚可憚繼之孝武雖侈且唐生民之屠于兵大臣之夷滅于法者究且大半天下之怨可謂極矣而能興禮樂隆儒聖托上傳祚為漢英主孝昭幼而明斷故燕王盡王桑羊上官謀發而中

敗不得有所措孝宣承之茲刑名而責功實天下遂至于太平此六七君者亦非有完德且美也事之失度而過中者不為寡矣然且不失為治教化以之行社稷以之強固非以其有人君之概主之以剛德而然耶元成哀平固未嘗有顯惡大過暴不如桀紂淫不若幽厲徒以懦弱偷墮元剛明之氣終不能一奮人主之威卓然有所立愾、默、以至子亡可不惜哉有天子之仁義有大臣之仁義有匹夫之仁義天子兼萬事之柄將以制中國而厭夷狄而專為匹夫之仁處士之行孝然以小廉細謹自持者則是失其所以為大則天下無所恃而奸權嬖倖特以朝廷為戲維持牽制貿亂人主之所為各任其私意以暴民而侵掠天下人主雖不貪取而天下不勝其困人主雖不好殺而天下不得其生賢君則不然以為忠信孤遠之臣待吾之剛然後得以立至弱之民待吾之剛然後得以振其剛明以強本而威衆使內外大小皆有所恃于上而天下不勝其樂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勅上帝寵之四方有罪无罪惟吾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剛也鑒乎西漢之存亡治亂則君之剛德可一日而廢之哉善觀君德無取其一善一惡要其有人君之槩而已矣

東漢論

文選完

四

聖人之所長以有天下者無他得其民心而已矣末世之所以失之者喪其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破歸兵不可以驅而散其所破去利不可以誘而還也其事至近而所繫至大其說至易見而智亦時有所惑也西漢之亡也其君非有苛毒加于民特以柔闇而无決承之以幼懦主之以母后聰明威令不能過房閭之外而天下之柄奸臣得以盜而有非漢之失民非民之厭漢也及化為王氏有王曰之據有六莞之侵師旅興于前早蝗繼于後夷狄攻其外寇盜攘其內使天下之民潰裂四出而不知所從遂以攻莽而亡之當是之時民苦其亂而思嚮時之安以為能安天下者劉氏而已故聖公起于荆益子起于海曲王郎起于趙劉永起于睢陽伯升起于宛皆倡之于劉氏奮挺以為器揭衣以為旗徒步振呼而郡國之衆雲集霧聚莫不為之用雖有隗囂公孫述張步之徒相與馳逐奮取卒所以得之者劉氏也及天下定于東漢而百姓果得其所故以光武之聖顯肅之明其治皆難于儒雅而降師重道修舉禮樂以率其民民之興行為義者幾多于三代錫安之後女主權臣常握禍福之柄民之所以未入于塗炭者行義之臣奮不顧死力爭于朝以折嬖邪之鋒也及桓靈繼統宦官之勢愈烜赫于天下矣而賢者終不為之少屈彼賢者之感于下知其

必能再起劉氏之治而不利于已誅其一人則死者一人而已未足以痛杜其後而為忠信之戒也乃目之以鈞黨誅殺禁錮天下之賢人處士殆盡其禍蓋不減于秦又以宦官子弟為民之牧宰侵掠殘困民庶然不知為生之樂莫不按掌捩腕疾視其上欲漢之亡者蓋十九矣故黃巾一起同日而應者三十六萬何盜之多耶民以為漢德不若黃巾之可從也及漢之已亡所謂素紼術者以庸、之材充有天下之半人歸之者極負而相屬彼一素為可歸耶誠以素氏繼世為漢三公其所出力而排禍難者德育有多于劉氏如此而已以此知劉氏之見絕于天下也孔明承之又欲以區、之蜀為光武之舉信大義而復之于漢其名雖威而四方莫應豈非民心去漢而然哉勤苦艱難終不能以亟定是非昭烈之罪桓靈之惡怨于民心之深也其如霸蜀之業則孔明之力力致之與魏、他姓之興者蓋等耳非有思漢之助也西漢亡而復之、易東漢亡而復之、難民心之去就可不畏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故王者之禍莫大于失民心或曰漢之興亡天也非人事也是烏足以知治亂

魏論

孟軻言王道之常賤利而本仁義當世之諸侯皆謂之疎濶而後之學者

文選十九

五

亦或疑其為空說以示訓嘗竊觀之先鈍而後利王之易者莫若仁義之為用小利而大拙力殫而功少名敗而寔從之者莫契于權謀也周既亡而秦能一天下之諸侯秦之亂高祖起兵才五戰而天下定于漢西漢之業為莽所盜者十二載而世祖興世祖之興三年而後為東漢高光之建業一何其易也基宇一何其宏大也傳之子孫又何其長也東漢之亂豪傑據國而虎爭善用兵者莫過于魏武建安之元始迎獻帝以入于許自是中國之權歸于曹氏官賞兵刑紀綱號令莫不自曹氏出漢、繁、守空器而已于時取之、易若拔一毛然而止能集天下之勢故不敢取用天子禮樂者凡二十五年而身終于北面及丕受獻祚四方之君者三魏一再傳而具政已為司馬氏所有觀魏武之建業一何其難也基宇一何其狹也傳之子孫一何其勿永也豈謂魏武之用兵不及于高光耶謂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于曹氏耶謂用兵不及于高光則魏武固能兵矣謂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則天下之厭亂不為不久矣何難易大小長短之不相若也如此當以謂天下大物也不可以詭譎服不可以威力御有偽而霸充偽而王有偽而享國無偽而享天下彼高祖世祖之所以雖褻裳奮劍馳逐而得之然皆有仁義之資忠厚之量故人心易一載

而成大業已成而天下治、不復搖動魏武則不然其治身其任臣其使民其取天下一本于詭譎威力先復錙銖仁義忠厚之寔是以孔融楊修誅死而不肯臣苟或怨恨啗啞而斃天下義士雲長之徒掉臂而徐去管寧之屬浮海而避之惟得巧詐之士而與之共國魏、馬憂竊發之變故雖虜張秀走二袁擒呂布截高幹或祈北指而烏北踊頓為之破兵鋒所向而宜堪起遂為之平有智者莫不憚有力者莫不屈兵強戰勝而天下益疑之思與之為敵用力勤于二漢而上分于吳蜀垂業至于二世而運奪于宣景何哉失之于險害刻薄而不以仁義忠厚撫天下也又之形可劫而人之心不可劫人之財可掠而人而人之心不可以掠而取天下之主可以強而兼而天下之心不可以強而兼迅疾不讓怒若風火者雖速必緩敗其人而得之者雖得必失得民之心者不欲有民而民必歸之大國之貴出其貨財貿易于廛市持之以信守之以廉意思閑緩如不欲多得者故利之歸也愈厚其為富也必久有貪賈者持籌如變化罔利如寇攘人由是莫敢與之賈以至于飢而死孟子曰苟行仁義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魏武何知焉孔明之為蜀先以仁義治其國後以仁義之報動天下三州舉土以歸于吾而輒不取是以一舉而魏之君臣相聚而憂當是之時民心雖已去漢以孔明仁義之才挾備而自為亦可以有所立天下之未歸蜀者特須時耳孔明不幸功未成而且死使孔明不死魏吳其一而為劉蜀乎孝明之區、焉能抗之哉

梁論

先王之教皆本于禮義世之不得則不生如此其急也然而禮義之教至後世日以消亡而以之大亂有賢者出莫不欲引古而復之而已亡之教終不能復佛者夷狄之教也一入中國中國為之奔走惟恐在後衣食可絕而佛費不可絕可絕法可犯而所謂戒律者以為不可犯父母可慢而以為佛不可慢流熾種大至于今世而日以盛有賢者出攘袂而詬之操矛而攻之力億矣而終不能去何禮義之去而不可復佛之來而不可去也是亦有說焉夫小人之情好私而忌公禮義惟公而佛惟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此禮義之所以易衰而佛之所以易盛也所謂公與私者何謂今夫禮義之為教人果秩、而循之則終身安焉而不振于戮辱其利于人者為不少矣而小人莫為彼佛者之說則曰汝且終日故其情欲教人以暹欺衆以牟財也而事佛則罪釋而無害汝且朝而為惡夕而事佛壯而為惡晚而事佛不惟罪釋而無害且有厚祿而加汝焉書其效于

紙揭其狀于壁小人既不能先為惡故為惡而得利則分其財于佛之徒以求解如是盡天下之室為佛居舉天下之衆為佛衆亦不足恠也故曰小人之情好利而忘公禮義惟公而物惟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小人固無足異矣又况世之君子時有陷溺于其教勝而唱之者耶嘗觀東漢以來佛說之惑世晉之末凶悍驕逆屠滅生靈以為戲其暴過于豺狼者莫甚于姚興禮樂曾不足以動之而畏佛最甚下此則高齊既以戰得之勿返于禮義以靖亂而欲事佛以自救蕭衍之用兵亦工矣侯景之師將至于城下而率其臣誦佛于庭卒以此亡國不亦悲哉夫既天下之信尚之也小人之倚佛以為貨利把執禍福嚇欺愚弊如挾券質量其所入金錢之多少而交手買賣上至于京師下至于夷虜至于一邑之衝一鄉之聚必有其徒焉如是者紛、于天下上之人不能威禮義之教以致其所以為治者以一皆出于文法固已薄矣而文法又多為奸吏之所貨奸民之請于吏隨其重輕或可以得意幾則約于佛明則要于吏私既勝而公道廢王者禮義之教皆不項天下之摧嗚呼安求其不大亂也斯樊也根固而源遠不可以亟拔不可以亟塞矣後之君臣陷溺于此者其不觀梁之所為乎

隋論

治天下者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三代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于桀自湯至于紂自武王至于赧王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少變者纔二千年自高祖至于孝平自光武至于獻帝自高祖太宗至于僖昭茲一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于三代之長而有過于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于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二十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于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于為政每一聖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于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先禮義以維持其政先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敏勤察為能處三、之位而卑、焉任智教數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高于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三道而常

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于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于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寔其始雖若迂達而其成以至于兵寢刑措暴矣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濡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于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未世中君德既不及于古才亦不至于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于功用勇于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項背而竊笑強者為之反其威猶可以自守有勢勢則已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奸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駘群羊而蕩上業如振歌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于三代而漢隋唐之事亡恃吏治之安而留意于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唐論

天下之亂常起于內不起于四方先之以朝廷之姦繼之以藩鎮之盜未有朝廷無竅隙而藩鎮敢叛渙者也人之弱于氣者寒暑疾病易為之侵木之傷于心者風雨蝎蠹易為之敗明君賢相整于法度修于甲兵撫于人民雖有強梗必為忠順一有勿率天下之所共攻也苟不能自治雖有

文選

臣妾必為豺虎唐之亂也人皆知藩鎮之亡而不知唐之有以自亡也一軍閥帥士擇賢人置之則已矣而必取帥于其軍其奸將豪卒內交強臣而外交來使以市兵措得之則取償于其兵民宦者之使陰得賈賂偽以一軍之勢嚇劫朝廷而取必彼小人者一旦據土地擁旗甲措威氣充約堅謀合罔不睚眦自疑恃衆而為盜而朝廷方且用姑息之法慰之以金券飽之以玉帛欲以息兵此其所以樹兵者歟柘既去矣藩鎮既強矣又不能信任天下之賢以為將相使之整法度修甲兵撫人民為所以禦盜之且所以圖事于宮中不過一二邪臣三四宦豎措置萬事舛謬顛倒方正之路塞倖曲之門閥惟埋藏机牙以中傷賢者為事故天下之心咎其上而易以生變此以見非獨藩鎮之亡而唐之有以自亡也有國忠林甫之蔽然後有幽陵之師有魚朝恩程元振之讒然後有永泰之亂有盧杞之邪然後有奉天之厄有惠皇之愍之驕昏然後有藩鎮之叛章武中興一裴度而已裴度用則藩鎮為唐之臣度不用則藩鎮為唐之盜故曰天下之患常起于內不起于四方也杜牧善論兵其為罪言盡河北逆順之勢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戡未瑩夷盜賊彼雖死賴然亦有桀黠之才小人之智有以窺測朝廷之所為權量其輕重強弱

而自為計我自治且勿辨則蠻夷盜賊投其隙而動使唐之君皆能如杜牧之言而自治任得其人政得其道則藩鎮為吾之手足耳目竭蹶趨走之不暇如貞觀開元時矣焉得而憑陵哉

五代論

天下之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五帝三王既去而天下為秦、亡而為漢自漢高帝之元年歲在協洽以及于今千二百有七十間其間亂世多而治世少基業宏大足以傳之子孫而久者漢唐 聖宋而已魏雖有蜀而不能有吳及魏入于晉、平吳而天下始一一之者未久散為一十六國而晉速于南魏起于北魏衰而又為東西東魏入于高齊西魏入于周閔相與鼎峙而立周能併齊而天下尚為二及周入于隋、既而平陳然後一天下而君之隋不能聖又化而為唐、亡而為五代抑亦屢變矣舍夫漢唐而觀之餘據土而為君者一燭火之明也然而自古亂亡莫甚于五代周秦漢晉之間以兵據間有天下之豪傑或借仁義本謀術五代之際率皆兇卒小盜之行而元魏膾菹生民而盡之禮義廉恥元髮遺矣莊周曰後世必有人相食者豈知後世之亂有過于相食耶然而不大亂不大治五代之大亂天所以開 聖宋也宋有天下相繼者四明聖百餘

年間生民之安過于漢唐內元擅威之臣外無強火諸侯下元奸民攻掠之變十人之盜起則不月而傳駭于天下之耳目况能容大盜耶其安治如此然而觀天之勢尚為之憂慄而不寧其故何也夫始治者天下之所樂而久治者明知之所憂也寔之美者多處味之甘者生醜難康樂而充逸者萌疾病物慎乎其極則必至于變古之王者知其物理之極懼其變而為危則先自為之變使變而治此其所以久也居治之久而未知所以變此非今之可變者與今天下之民丁黃老幼孳毓而繁夥其數多于漢之景文唐之正元觀開元見生齒之極于此矣耕者升山巔樵者入窮谷土不為不辟農不為不力而常為凍飢之人天時豐穰則中戶以上歡、僅足一有水旱螟霜之歲則百姓流兀轉移相枕藉于死于道路可以常豐而不可以有凶災見其用天時出地利之極于此矣國之于利筭及行人租及動物小吏為公家而望列販賣如賈人焉信于治人之官世入之用朝而夕謀夕而朝憂有日月之慮而元二三歲之計可以常無事而不可以忽然有為可以常靜而不可以一動見財力之極于此矣至于上之政令下之奔走或疲極而倦厭而 朝廷之治持為媮且欲以循、而格萬世之安平未能磨濯剝剝奮然而有所變竊恐其失于不變也天下之

治亂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可不前計而預慮者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九

文選十九

十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

李邦直文

策旨

王者興之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矣治亂大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說庶幾有補于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于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微術莫若以其言也 國家當詔內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于 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 朝廷亦嘗賤仁義之說以為汗漫无寔而不適于事變夫珠犀象玉生于江海匿于窮山不遠千里皆列于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于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 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賤之而勿為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 祖宗之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閑安無為于中以法克舜未嘗有深誅痛斷于群臣而奸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敢輒肆矣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為益多矣綠衣小生長聖時樂于父兄師友

文選二十

一

之教行已之外竊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略于篇以為貢臣以為古今之治无法者不能久悲申慎之愚于法而叛仁義故有法原事有形勢善同而功不齊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禮樂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當起于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三篇瘡瘍非心腹可憂之疾瘡瘍未止心腹之氣為之勿寧內疾或從是而生夷狄外物常擾吾治故有議戎二篇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議官三篇義利相形不得其中民必亡散故有重計備不可不預兵為國命馬為兵本故有寔備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其斯為政故有明責激貪扶儒白別賢不肖故有勸吏根本強固未不可拔愚其宗子秦以亟亡故有固本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于三代故有厚俗未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以應猝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為神物王者司之援古鑒今可以善其後故有操柄窒禍本導其君子文明故有解蔽奸臣之所欲為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辨邪臣聞鮑宣之言少文多寔史氏稱其忠臣言雖褊迫不文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可目可以知其大指有

策旨

法原策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于道德禮義而其用散于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无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矣如歸市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法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殺色耳目之奉紛、藉、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髮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強弱大小貴賤遠近莫敢不一于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无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馳功吾善可抑吾惡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不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

文選下

二

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光武之姊不得保藏獲奸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于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此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得右、者不得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之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于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于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不出于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成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慢而无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駭霆行殺生廢置人于千里之外提擿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羸然童子據奧室群湖海之珍恠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衡塗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立法如封界疆者

以擊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吾之可自出也何有于法哉睚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子而輟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抗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說者舞其私意以動法俾說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滅獲者趨履穿穴而主人勿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踐之徑之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先乃膠固滯事而失于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于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主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高唐宋者也議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公蕭張房杜者也晁錯且尚勿克况庸人乎臣竊觀今之世 朝廷或弛 祖宗之法羣下或慢 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胸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辨而侮法為牧伯者或擊斷于法外以為能臣恐紀綱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策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勢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險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毛芒針端而巨若邱阜本在拱地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于卑澤也原火之燎于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為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人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高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于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机樞動靜在吾開闔在吾弛張在吾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刑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先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先形勢之輔必且人、而治之矣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先窮而仁義不足先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俚指而

而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獲禍福輒相千萬者无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網歎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并拈骨而天下三分有二千世之君德有大于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羨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末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于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如雨露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奸桀必且老成民籍而不敢倡及乎昏孺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民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无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无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威路馬之芻觸鬣光之毛也籟頓閔紐嬉弄机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于民心之之地屬也君 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毀壞也朽壞生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今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牢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于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无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吾也戎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勿便則居故勢為吾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得于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駢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夫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于卑澤也如原火之燎于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議刑策上

治天下如治馬馬之性剛則踉怒則蓄氣作而脉張風逸于野乘之者將有奔墜之患故必持之以轡節之以銜揮之以策欲速則速欲止則止使之無一不若吾意者然而治馬者亦有道行之以其塗羈之以其節策之

以其事調順而不亂約易而不煩時其強弱而視其力之所任馬于是乎
循理而服駕矣有越人馬不善治馬行之也非其塗羈之也非其節策之
也非其事馬于是僨張狂惑而愈不知乘者之旨則馬之性妄行而乘者
不得安矣故天下者馬也轡銜鞭策者法令也法令之使民如鞭轡之治
馬聖人之善使民如王良造父之善治民民之不可治之以苛如馬之不
可迫之以煩也故法貴易知令貴易行法必簡而明令必約而信使民曉
然皆見上之意則齊而從之矣而不善治民者繁為之法苛為之令使
天下之民前有蔚羅後有陷阱左則木索右則桁楊民皆惶駭惴惴不知
自免之路而顧者或有所真奸者或有所逃天下之詐日起而法令益不
勝如是祈民之和順而循理安可得也故曰畢弋多鳥亂于上網罟多魚
亂于水抗之齊之而馬知說銜竊轡故夫法密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法不
勝為髡赭衣本所以湮小盜也髡鉗赭衣者大半于天下則相率而捍法
以為大盜任疆吏吏持急憲本所以搏摘隱伏也隱伏盡露法不足以勝
之則不復隱伏而公為奸羅取細罪本所以止民為罪也不為罪之民既
已羅入于罪而抵誅則不復愧恥畏懲然後為罪自古尚法之世莫過于
秦用商鞅李斯之術以繩天下令民什伍相司偶語于市則刑棄灰于道
則誅然天下之所以叛秦者以法平所以亡秦者以刑人也漢祖乘之約
法為三章蕭何裁增為九章極簡易矣宜罪有得漏而奸有得為然事益
少民益畏罪至孝文而刑至于措其緩急繁簡之不同而治亂之勢異何
哉法不可極而民不可勝也 聖宋之于法可謂於慎而留意矣 太祖
始詔置士官 太宗設審刑之職 帝聖皇帝又建提點刑獄之任歲必
下寬詔滌桎梏而厚繫囚之飲食吏有深法而枉民于刑者廢抑而不得
遷以懲其酷能活一囚之不當誅者勿論歲改勿用保薦輒增秩以勸其
仁凡以疑讞聞上者皆生之其於慎而留意如此宜有漢文刑措之效也
而天下之執重繫者歲、而多舉天下之民能終身而不受笞箠闔戶而
不在刑籍者歲、加少其所以然者臣以謂 國家有輕刑之名而無輕
刑之實法苛密而輕令煩雜而亂別勅他禁數倍于律由是之致也自古
議獄之深者皆措秦以為首而臣謂令之民罪有薄于偶語棄而入者
矣如之何安視而不為戚、也

議刑策下

天子仁聖如此天下之民常患不得其所 朝廷慎刑如是而臣謂之過
于秦法何也古律有浮于事可蠲而未蠲今制有失于當可刊減而未為

刑減者也今之律蓋秦漢之餘法而累世增損附益而成之可謂小大无失而輕重無所漏矣巧民真姦善為天下未嘗為之罪亦皆有所科條而不能出乎其中矣不知向者又為无名之法而附于其末曰不可言而言不可為而為者皆坐之以彼罪之有狀而可科者既律之所不容凡無狀可科者則亦无罪而已又施羅織之意于其間以開苛吏舞文之端則行路之人皆可取之置于理一步作一齧歎搖手反臂无不觸罪上官之率私怒而加害于小吏吏之所以生意而收良民者莫不用此使無罪之人吏坐此而絀殿无罪之民坐此而榜毒此律法之過焉者也古之為法之意丁寧而詳悉其大旨防民之為不義故為之法輔義而行之苟得其實則刑之殺之而民莫不服知其出于義也自咸平及于祥符及于天聖于天聖自天聖及于慶歷制勅之目數列矣慶歷中刪之得一千七百五十七章領之以為定法其立法之日常汲、于貨利而重募告訐之人涉禮義而輔教化者曾不能半夫上射利于下下競利于上、爭利而用刑故刑之而民心勿改知其出于利也古以義用刑今以利用刑此勅法之過焉者也古之遺法曰律曰令曰式今之通行之法曰制勅曰附令故律所以佐典禮也令式所以佐律也制所以佐律令也附令所以佐制勅也故律有定刑而令式無定刑有事不循于令式者一止于答所以為中法也今之慶歷勅或有刑或無定刑律之而无定刑者輒鞭笞而勅法之中類多細防薄禁事有微小于令式之所約者條責簿書之未墨按比券契之遲速賦役之常格廩庫之成事賣買之煩期會之末課督征權而斂會毛革甚纖悉煩碎類非國體之大此皆宣傳諸令者而遽列于勅法吏民毫釐之差亦獲大咎刑加于犯令凡數等此宜為令而為勅之弊也臣以為律法當言當為主科可以蠲省惟戮某有名之罪則文吏不得高下其于責利之門少告訐之路閉則天下國家先義而後利制勅之所禁煩細而无定刑者審擇而附之于令則薄罪不至于重誅釐此三者刑庶幾乎清而民樂其生仁主之澤汪洋于天下矣

議兵策上

天下之事莫難于兵天下之才莫難于將今夫奉法令畜士民雖提頓橋暴之其順逆禍福待非歲月之久理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謀行猗而止利可以緩從惠可以中避若夫群數十萬之眾局熊羆之氣聚貔虎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可收厲吾人、而敵人與抗時吾有曹睨吾小跌一有刑罅若弩羽之來不可障是故朝為勝兵暮為野獸朝

為強國暮為坵墟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此故曰天下之事莫難于兵生者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使人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衣草食水飲介冑而騎角逐出入于死生之場趨勞如趨逸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敢不同吾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才莫難于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之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于仁則慢而不為用專于威則怨而不為用專于勇則力折而机悞專于智則蔽蔽而寔窮專于信則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兵弱以為強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強而陷速如兵必勝之將其大畧蓋出于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先不知陰潛而下不可見至哉如此者其知所謂為將乎故良將之材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

文選下

六

不能用兵非至兵莫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 太祖皇帝角材智合冠讎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冲献其地五年王全斌代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秦劉鋹十五年一曹彬彬橋長江過師于岑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銳勢如決河報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圖輪勛不失尺寸算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募遠據以授 後聖太平之業百餘年矣 廟堂之上習于安娛棘門之口恬于養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觀今之所謂將其在內者徒車騎容治日奉朝謁利厚祿以肥子弟苟報色美田宅而已其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酣歌王食希冠蓋之譽庇占惰卒便豆飽庖織維綉畫針舞鳧斂伎巧玩好之事而已其于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強怯地形之迺直鵠鶴之疎密慮態之誠偽慢焉不知百一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名繁數稠高位大俸索上農夫十戶之賦足以給一兵悉閩市之征不足以奉一將濶視侈言尚各不滿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前而出之小出必小挫大必大北血丹原塹膚鈍鋒刃四夷以為大噓非天之灾非地之變非時之不幸國

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願陛下下于優安寡事之時留神于兵垂意于將當塗以收之當術以驗之委之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嘗之以政而觀其材竭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陘之羶醜西有赫連之遺種南有盤瓠雜獠丁黎餘民陛下畜十餘將練數萬兵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之有數誰敢恐懼中國而侮之者陛下垂拱于太平之上澹不早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蓄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從疆而起撥吾亦子掠吾土毛然後駭而為之則亦暮矣

議兵策中

用兵收將之術臣概舉而奏之前篇矣請為陛下言其詳兵在內則內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強外重則弱兵在勳臣則勳臣重兵在近戚則近戚重兵在官臣則官臣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增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夷侵邊強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典師律于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奉

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寔去是故無震主之忌先難制之勢先擅威之奸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死外侮之虞先割據之漸自古制兵之術莫善于唐太宗者兵農混一僅如宗周故王業最治至唐中年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勝事大壞兵重于外而不歸故藩鎮強大而叛兵重于內而不制故官臣得柄而逆傳十餘君焦思勞君平不能復以亡唐室流域五代肉爛魚餒在外者分裂方土統閩內視在內者收把威柄暴悖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君而天下生靈百不一存矣太祖皇帝神武聖謀洗削禍亂收天下之柄歸之于已籠絡悍夫易以文吏藩鎮諸帥名號尚存祿賜尚豐而兵衆土地悉屬于上矣逆腸叛胆消縮順嚮莫敢不臣舉天下之卒凡可以勝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衛非人臣所得而有也聚之于京師以固內重之勢而成天下非蠻蜩戎狄守備控扼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不遣戍而宿重兵屯戍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廬墓皆在京師補一小校汰一羸老必奏藉于中而俟上命以消殺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內不在強臣不委官臣不倚近戚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雖有侍衛三師非有可專之威徒主符藉而呼趨指導于陸前耳天

子或御廣殿或藹近郊節以鉦鼓習以騎射角拳勇之材激忠順之氣或幸壁壘視其紀律而省其私隊長以上日預朝請而抃拜時預禮禮而犒飲歲預衣裘繒絮之賜而華暖慶賞威刑撫馭練縻制控約无不自天子為之者故百萬之衆目无旁視情無他歸警憚親愛皆在一人不在臣下如足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父兄如魚鳥從龍鳳至哉雖未能混一兵農寔威服四海聖神久大之略也老氏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太阿之鑄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可以不固也 陛下席 三聖之烈撫萬世之圖富與地侔尊與天並恃隆平之極當无為之時游神運化于冲漠之場栖遲含光于高古之上堯舜不足稱為仁壽周武不足稱為逸樂夫亂生于治也危生于安也患生于不足慮也 祖宗之事著于史牘傳于世臣故老之口禁若日月遺策且在按節而舉之朝祭之餘禮樂教化之服一御廣殿一帳近郊一幸軍壁旄頭在驅黃屋徐動從以橫吹烈響穿雲奮揚國靈聳動士衆斬牲禡野補卒蒐器而閱練訓誓之誅一庸慢甄一忠武以起士卒久安沈墮之氣以改易天下之視聽夫六馬在馭不提振具警策收其羈勒而大酣小寢于其上猝有駭異不蹶則奔 祖宗既已聚天下之兵于京師以為內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于 後聖矣非可以無為為之者也惟 陛下留神

文選二十

九

議兵策下

臣于上篇言用兵次篇言養兵之制或曰二者孰難臣曰二者俱未易而養兵尤為難用兵之時成敗共濟死生同患尚有幸而勝者治安之時養兵失其制則禍實躡武而起矣唐魏公對文皇曰創業易守成難非空言也唐穆宗于不用兵之時姑息而至于衰壞五代之君明斷武健莫過于後唐莊宗者起師雲中南向而爭天下號雄智勇周德威之儔莫不畢命罄力百戰于河朔一日踰鄆趨汴而段凝之師雖號十萬解甲束手矣然無學術不知古今治亂之體不知持成養兵之道天下既定軍律遂弛或潰于外或變其內魄然滅亡矣以取則得以守則失此承平養兵之難也李承進嘗事莊宗 太祖以唐事問之承進對曰莊宗惟務姑息將士驕縱每乘輿出次近郊必叩馬首以勺恩賞若是者非一威令不行賜予無節因而名亂 太祖搏髀而嘆惜其不能以軍法御之也故 祖宗之時雄武掠人捕斬百平川班訢例全軍誅誣索衛士之无賴者治鐵以錮其頸將校雖領刺史者苟有罪必杖配士伍操畚鍤冒寒暑皆甘心焉祥符

中副校呂過醉酒馳馬以歸 章聖皇帝曰將士亡故不令出本班置市
買二人此軍制也 祖宗朝法令嚴肅無敢犯者今安敢有醉酒馳馬以
歸者乎苟有之遂置于理 一祖 二宗相承而治其堅明約束如此故
能革五代之亂而納四海于仁壽禿髮之老生長太平含哺鼓腹不見變
駭 陛下御宇數十年循 三聖法髮而天下順治可謂仁義之主矣夫
太平之乂則法有死而不舉者法死而不舉則兵有情而不習者也兵情
而不習者也而不舉身死金瘡未嘗受勞苦之事血氣態度柔脆驕飽僕
衣佻容不類武士目曰禁衛矣而日操纖巧奇贏游蕩鄙閑旅魁什長與
部兵相從促襟接席醉呼博塞隳敗等級忘名分恬不為敗莫敢訶詰
祿賜歲增帑廩大涸元名不功之賞期若責息輒不為恩噢咻喻咀威律
浸壞士卒咸知主上之仁故將臣莫敢獨治之者一有奮張小欲控的懲
戢之卒自為黨與悖氣橫胸憤口誹謗冀一動矣慶歷以來大異三作成
干保者以賜金中罷殺守倖脅將吏嬰城而假息戍于甘陵者挾妖民盜
庫兵而為僭環衛誰何之人闕禁藩觸竇瑟臣思之寒入毛骨伍中之走
卒躍出馳道排入省寺而詬辱大臣庶藩列辟縷帛囊米小不滿望則聚
首而議變禍大亂芽孰甚于此者非人主寔斷電耀長轡遠策鷄之有宜
而為之有漸將何以革此 陛下玩而不為之圖其耳目款習其氣焰完
就其根蔓盤織其角絡愈剛幾世之後必將豪奪閭里鐘係老幼俘取金
帛使百姓不得寧穉易將帥使 朝廷不得制 陛下取唐末及五代之
事觀之非臣言之過也故臣願于可為之時選賢將提法令節姑息之澤
峻有罪之誅使恩出于非常威出于不測人主為之士心馬有不服者夫
用兵養兵之術二者皆未易而養兵尤為難今兵不用矣養兵之術無他
惟固事而痛治之無純以仁治而已矣

議戎策上

金燕古為瀕山多馬之國其土奔平宜畜牧耕稼其民翹健便弓矢習騎
射樂鬥輕死中國得之足以蔽障夷狄夷狄得之足以搖動中國蚩尤有
涿鹿之野故叛黃帝舜以青冀分楚又大剽其北籬而為幽為并為營周
官職方氏掌九服之圖滙夷洙易之浸皆在其中戰國之時為燕唐之時
為范陽節度大燕一國也范陽一鎮也以一國之力斗絕在戎夷之中獨
立幾八百餘年遂與周室終始而不為匈奴所吞者是其力足以獨捍匈
奴也范陽一鎮之地宿兵不滿數萬而奚契丹不能輒苦趙魏滄景者其
力足以獨制外虜也昔以一國之力而不憚匈奴今以天下之力而不勝

其勞傲昔以一鎮之力而不憚奚契丹今以天下之地而慄、常為憂其
故何也燕國有朝鮮遠東雲中九原陰山樓煩易水以為之塞范陽有盧
龍古北松亭孤門之要以為守用力少而塞之易此其能以一國一鎮截
然中立而不憚匈奴奚契丹也自石晉割幽薊檀順媯儒武應寰朔朔涿
蔚昭戎以市天下而營平易亦陷于虜阻固扼東吾皆失之而割滄霸瓦
橋信安肅廣信保定常山忻奇嵐火山寧化千里平廣之地以為界戎軍
胡馬馳突去來如股掌之上耳此天下之所以不勝勞傲而慄、常為之
憂也虜侵之益易吾守之益難故時平而屯戍之費不得息虜之規中國
也近中國之備虜之處也多故力勞而勢益分間有憂國之將不過廣塘
水而已談謀之臣不過啖閼氏可汗悅來使而已使土在其外而為沮洳
于腹中關河川泉漬灌廬墓耕牧之地包七州廣數百里東起泥沽海口
西達邊其淀堆蒲藻魚蚌生之而粒食皆漕取于內地並西山尚缺百里
曾未足限隔胡馬而邊民喪其業矣歲輸者不可一日而不繼遺之珠犀
劍帶皆府庫上選乘輿之副孝然而如鄭衛之事晉楚聘使所出之郡補
徵道牽馬牛巧亭候捕雉兔羅罟蒺飭倡樂聚薪炭僕役于夷人者不可
勝數和親不戰而勞費如用兵之時矣竊譬之千金之家寇盜在藩牆之
內不治格鬥攘却之具而方施塹闕下以為守盜者從而笑之塘水是也
又譬之懦夫與鷲獸相厄于野棄體肉飼之而祈免于害不忍萬全之時
而先事一闕和親之賂是也古者固非忘和親也晉諸侯國耳用大夫魏
絳之說而和諸戎以獲寶利日賈其士民狎于野穡人成功曰夷狄事晉
師徒不勤兵甲不頓遠至邇安則和親之術誠利矣今豳營為虜巢內地
又為塘而民不得耕屈中國之尊以奉殊死遺力矣而師徒之戍不得息
遠者空而邇人不為之安如是而為和親何為者耶議者狃日月之安而
慮之不先將見天賜之穴日益中國之力不可支然後破盟犯約而突盜
吾民矣

議戎策下

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于外而許延陀何也
當時羣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于
兵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吾
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
衰破失據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契丹本唐之松漠都督國于黃龍
遠澤間東西才三千里自欽德間光啟之亂服屬達勒吳室韋之屬而保

執下渤海夫餘晉地以地為耶律壽則西至于大夏東距于女真南界于瓦橋北厭于鞑鞑其氣常在中國上咸平景德間數獵于趙魏之間殘城郭係老幼而去 先聖仁術奢美不忍以吾民易禽獸之命姑與之和親所以結約慰藉之甚厚自慶歷以來又嘗為非意難可以請以動 中國頻走間使擾邊民之生 朝廷徒增其好幣而足其求胡人今日驕 中國之怒而山東三尺童子皆思奮名鏖以博胡人而償陵鷲侵辱之憤矣臣竊意其天亡之時也昔者賈誼欲施五斛三表係單于之頸以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威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以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以高堂會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以壞其心而史氏言其術為疎濶今耶律氏之君臣醉于玉帛而沈溺于寶賂其民生長和親知戰也少不習寇盜而或為進士學不以騎射為生而樂土者安室家與古尼秋之俗甚異誼之說且效于今矣臣之聞山後遺民苦其賦役而懷思漢之心虜之將相雜用南北之人權力傾爭其勢不平而相軋乘壞之隙殆將有豪傑舉上以屬于吾而請為藩臣者彼父容吾土中心疑畏而常不得寧故時為慢書以觀中國之強弱深淺而吾輒為之擾駭則固宜為夷狄之所輕矣天下大事有人臣不敢首議必俟人主之斷而自為可以成其功者河湟之計其一也 陛下雖不欲戰戎人驕甚而天下不能堪其勢必至于戰屬兵選將舉得其策河湟可以一日而復扼范陽盧龍之塞室松亭孤門古北之穴決去陂塘化為沃土募耕戰之士人賦百畝而處之養兵積粟以窺塞下則京師長無北顧之憂矣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盛國百里惟今之人有不尚有舊唐獻文尚能復河隴百年久陷之地而況於咸明之主乎 陛下亦篤于和親而緩于兵備大羊之情不可必得象巢狼子在肘腋之下伺河水可渡掩吾人之不虞萬世之憂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一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原今今之大弊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廉白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盼盼焉常不得其所上急于父母甘旨滂瀝之養下迫于妻孥之體粥則中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墮困之時起而侷利買販江湖干托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釐匿闕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為王宮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民師退則妄覲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污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躡藉來者而有司苛為之文迺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應條缺礙遲久其歲改使其不得滿課於是而仕者益難故薄于得失而逐于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者竟隘而馳夸偽佻淺之流更相矜矜相攻攘相誅不擇于相覆而設罅而偷風熾險野而不入于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絕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弊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弊之原也而議者不塞其源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捕螟蝗不知士心愈難臣愚以為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者簡則職有餘裕吏無閑員而祿得以繼污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榮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議官策中

天下既然之弊臣言其端矣請復為陛下詳言所以革之者夫爵祿所以分別賢不肖勸天下為善之具惟用之有當否輕重耳在小人則輕在君子則重故不可使小人得之也易得之則輕難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易得之也多得之則輕寡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多得之也爵祿輕則天下之人不知勸而朝廷輕爵祿重則天下之人知勸而朝廷重矣故爵祿由王者出而王者不敢易以予人天下莫不而王者不敢常以予人有

私人以賜無私人以官有世人以祿無世人以爵使天下瞻慕榮向之不足則君子登功樂職而治道進矣故古之聖賢之君相與謀議于廟堂之上歷數安危治亂之大計莫不先用人之急而後百事何哉其得失之間誠足以天下慮也傳曰法後王堯舜三代之事雖詩書之所詳具不可以復之于今矣初祖宗之事皆耆艾耳目之接其慎惜名器而致天下于治今何憚而不為之祛乎聞寶之詔術術之人不得外補天禧之詔已補者不得輒遷所謂廷尉評者固已目為清望官而責宰相之輕授于人爵祿如是之重也歲登進士才十數而雜色入流之人尚寡宗戚貴近無澆沐之請過請者召而戒抑之為宰相子尚有褐衣未命者况下此者耶樂師以久次乞補外官太宗勿之許止以為大樂令予人如是之難也于時省寺府監與郡縣之秩皆有定員隨闕授擬而未嘗有家居待歲者中外百職或久而不得代改課院患無閑員以足郡縣之闕官得之者如是之寡也今官選之徒如日中為市街衢而來小有所挾皆可以得志或以門蔭進或以小吏進或以醫卜工伎進或富貴人持錢力芟芻資而得入或衛兵之校百十為輩捨挺而軒冕爵祿之輕也如此人主既務以恩澤為治向者政事之臣又或破壞故法瀾漫而誕散之故陰以賣安于時而自

交于天下決隄防注雨露倒府庫傾纒黃以足進者之心使大槩流于今而未可以遽息予人之易也又如此今一官而數人共之有既去者有已至者有將至者三班吏部審官之籍不啻萬官文武之列十倍于昔其多也又如此祖宗之時而爵祿重今之時而爵祿輕祖宗之時予人之難今之世而予人之易祖宗之時而得之者今之時而得之者多豈不謂予者之過而謂進者之罪耶夫賢者之見貴于天下有所施為而衆莫不率以名器待之于上而異于小人也將吏之所以令其衆而士卒氣懾神聳以涯分素殊而莫測其尊且大也今匹夫一伎之末僕役趨走之人而與君子同名而共器商販之賤知官之可市而得指日乎坐而為政者以為輕于吾之千金驅呵遮迺之卒知吾一日皆可以為將吏而辦其事冒慢其上驕桀而難令非所以示天下也嘉祐之始也嘗採議臣之策而懲其弊詔減任子之令期歲補者為三歲三歲者為再郊罷三丞告老及外臣遷任之澤進士明經約以天聖之申式而令百司必滿寔格不得假小勞緣他請歲年而入任矣議者默計之以謂歲可損千數施之五六載其數頗耗而任者差澄清矣雖然其弊猶未甚大艾者汚冗之類因仍而未盡釐也深惟陛下下行嚮爵之令不若節財用緩刀筆奸吏選試之格

與其賞奸吏不若節進廉能汰小人非冀之得與其愜滿小人心不若
寬天下良民之力則 祖宗之治可能也 朝廷久不為此以器怨之生
于此耶人主勿為而人臣者為之則器怨之所歸也唐開元之君罷科封
官三千而天下廓然無事惟人主未卓然而為之耳又何以器怨為疑哉

議官策下

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西漢貴
才謀東漢貴經術魏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所貴皆不同觀其所
貴則知其治體之優劣然最無謂者其氏族乎非便國家也非利天下也
非本教化也惟私貴者之子弟優足以強宗使之靈國而漁食天下王者
于彼何哉然氏族之家亦有可用而大有補于世者矣如其不較術業累
累而貴之非公天下之道也古者不世爵有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國為之
置師保群衆而教之告之以禮樂詩書德行道藝之說俟其器成德就然
後以名聞于天子而升之大學次第而官使之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古
之通制也夏王官人以世而成湯數之謂之惡政尹氏世職春秋議之今
文武之臣自五品以上遠近其年高下其等咸得保任其子孫矣子孫既
官又得保任其同宗矣宗族既官又得保任其外姻矣幸而壽則嫡庶之

支內外之戚無不列為王官古未嘗有恩厚臣下者若此者也故有襍乳
媼劇之歲天子賜之訓誥而爵命之矣未能勝衣而襲以青紫曾不知四
方車馬之足數而名籍于省寺加之士民之上揭于才賢而未用者之目
此臣之所以嘆息駭異而為之言也 朝廷知古之所以置設官爵之意
乎以民之喜為不善恐靡然漸入于亂故標榜尊異其有德之人以為之
師又以物廣事衆一人不可兼聽之故選才智者使居衆愚者之上以分
小大之務而司民之曲直如是而已故用人不可不慎也彼孩提何為者
而官爵亟加之歟天下才德之士抱其器或湮沈阨窮老成于田畝而不
得用泯焉不若貴者之提孩宜乎士有之有不得於上也 國家患進士
明經之多間歲一詔數以二百為之常限冠其選者始預京秩而貴者之
蔭且計歲且踰百名彼進士雖般病之學然取士之正路本格也取士凡
二歲而出一京秩以恩為之者輒百倍其多可謂本末不相侔臣愿稍汰
其弊而立年格使文武之臣補蔭難如故故必成童以上始得以其名聞
惟飾終之澤無格年齒然後精為課試之令不能涉禮律而通時務未許
出任則公卿之子孫咸竟于學幾于重慎爵祿之漸矣昔衛懿公好鶴鶴
有乘軒者及與晉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寔有祿位夫貴之提孩未可以官

也國家之于臣下祿之重責之輕生有榮歿有報澤非不加矣爵祿天下之公器惟 聖神留意焉

重計策

以王官易販夫貪賈之錢力其為國之恩辱議者之所素病也而終不得寢役上農而助郡國之漕輓其傷敗民產天下之所共閔也而終不可得蠲酒榷茶禁治私鹽羨關河之征廊閭之賦凡百物之產皆有常稅苛取之術徧于天下又為告訐之募督索之刑以威名而誅亡名之入其敗化亂義有識者莫不惜此而終不得少損赤子耗病而 不得收郵國體墮而 朝廷不能顧是者何故非由經用之急乎今夫兵有常賜吏有常祿官省之所費郊廟之所奉河防之備與夷狄之賂是皆不可已之用一旦勿繼則變故或緣是而起其勢誠不得緩故 國家汲汲于此而以財物為首務議及教化則謂之虛語以金穀為要任禮樂者謂之贅疣之官善聚斂培克者以為良能仁民愛物仁民愛物則謂之不在職非朝廷之好物勢使之然也國之號為太平亦已久矣宜可以追古之治而政日益煩俗日益薄民生長于無事之際而常遭罹兵寇凶災天子仁儉如此而四海惶惶如值淫暴之世亦可嘆嗟也今凡可以得利之門無不為之不可

以有加矣係民之頸鈴民之臂其去攘奪者無幾而宜豐而有餘也罄入以為出喘馬尚恐勿支不幸而旁有他虞則將有度外之索非常之費不知何術以足之歟國務莫先于此者矣此未之救則堯舜不能以垂拱而雖周公不能興禮樂雖臯陶不能以措刑也夫有朝暮之危者不及為百年之憂若饑強之乏者未暇治藥石之事有所急者有所緩有所先者有所後也國家未欲為大治則已矣如欲措刑而興禮樂大有為于天下以格垂拱之治則救弊之策何俟而不先為哉臣嘗學易至于泰卦之變未嘗不嘆也夫泰變則為賁賁變則為蠱蠱生于賁賁生于泰泰者大通之世也賁者文明之世也蠱者當弊而出于文明者也今之時承 祖宗之業恩繁禮縟文明之餘蠱之所生也 陛下撫養天下之人未能為之節而又重之大蠱有三而他蠱尚不預費冗而為蠱兵冗而為蠱官冗而為蠱蠱者于昔而大熾于今不可以不變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國家之所憚為者嘗謂蠱已成而勢不可變變而去之則將群起而叫號陵突而怨上不得已而又復之是未知其道耳夫去蠱莫若漸人之常情而據則擾駭平緩則因恬以歲月去之而使之不知善變者也急于治者知蠱之不可不變又欲一瞬而去百年之蠱不已疎乎今之三司使皆用天

下重名之臣為之者類不得久非謹而罷去則擢升于二府如舟之寄于
衡波譬爾而游雖有志于此者亦何能盡其用耶夫百口之家以淫費多
而附麗眾故資業日殫而不足汨汨不治將至于寒飢悉力以供之掣選
貨利則有寇貪不善之名而招禍于外亟能其費而斥遣僮奴謝去賓客
則有難已之勢不平之論而構怨于內方今之弊亦可以異于是屬之
才哉而使徐為之治日輯其樵牧月勤其種樹歲謹其出入則浮費消富
積長而內外莫之知

寔備錄

易之象以龍馬明乾坤之用夫乾坤之氣變化之大無窮而不可測而聖
人獨以二物明之者何故以為天之用不可得而極其可見者雲雨風霆
而已雲雨風霆非龍無以行之則天下之物有能盡大之用者莫過乎龍
也地之用亦不可得而極其可見者際乎海深入乎蠻夷而無有涯畔人
之力不足以勝之而馳騫戰鬪涉地之遠非用馬則勿能濟則地之用又
莫若乎馬此易之所以重乎龍與馬偕之于乾坤也國之寶畜獸之等夷
莫重乎馬易象之所貴周官之所列小雅魯頌之所載史氏傳記兵家之
說所備兵之勝敗繫焉國之虛實強弱繫焉蠻夷戎狄四方之民其俗不

文選 卷一

五

同其輕死而喜為中國寇盜一也然而能深入而為大患者自古常在于
西北不在于東南何也馬出于西北而不出于東南也冒頓單于數
十萬騎因高祖于平城驪驪駁白皆從其方之色多馬如此故能屈中國
之勢孝武乘文景之勢奮擊匈奴匈奴少衰矣後以馬少遂無復出唐文
皇既定天下席其勝勢破突厥誅高昌平吐谷渾繼之以高宗碎高麗擒
百濟而中國之地西至于馬耆北踰于陰山盡得多馬之土故分坊布于
隴右而唐馬最盛今之馬大抵衰耗不及于漢唐者何也多馬之土不為
中國而為狄也耶律氏之君以馬上為國不騎則不能戰故其兵以馬為
命妾真亦嘗通馬間市于吾矣詔竭大謝島民租令擇舟以泛馬耶律患
之置戍于海岸而女真之貢不能至矣繼遷玩戰日久而馬大耗德明臣
順以偷其安懷其種落專其畜牧者凡三十餘年寶元間至以谷量馬故
元昊兵氣飄逸而為兵患矣秦夏雜羌雖以馬為市然皆癩疾之餘中國
固未嘗得之也西北之產不入于中國中國之所恃蕃吾馬而已而馬官
日以馳馬政日以壞朝廷曾莫之計以失兵備猝者有不得已之戰
顧欲驅步卒馳沙漠而捍堂堂之鋒乎伯益知鳥獸之情而畜馬息故帝
舜氏之羸羸而俾世其任非子牧于沂淄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

不奪其業王毛仲張萬歲強幹而知馬事故唐付之以閑廐監牧之政勳階至開府而仍典馬是擇其人專其職久其任而責其功也今之群牧數十年之間為之者凡幾人以知馬而任者誰耶任之而有成效者誰耶以無勞而得大謫者又誰間有可任者亦未及究馬之情諳馬之數而徒矣故馬官視馬之耗登蔑若秦之視楚人之亡羊而勿之恤此國馬之所以不繁也周之時庾有庾人圉師牧人趣馬厓馬成專其事而不復治他春秋之時鄭雖小國以下大夫為師則其餘列國莫不有馬官矣故任久職專則政舉而畜牧遂字今嘗求知馬之人而任之惟貴與待從之臣人其資地迭處而兼領馬上之任之也為恩而已非痛責以馬事也下之受是任幸增廩給便役使而已勿以其事自任也故不親其勞不悉其務田業有遺利吏卒有遺力國之寶畜聚散于沮洳瀉肉之澤暴露于冰雪無水草之野相枕藉債路而數以大耗可不為之惜哉夫畜牧止家人野夫之事爾少多之食出入之時惟其便而不可以素為之節要在邊馬之性使蕃息而已矣不知付之于其人治之如家人野夫之事而嚴為條教舊令日積而新請繼至更卒惶惑不知所以為者馬之疾不同而不敢不殊其寒溫之劑肥瘠老壯所任之不同而不敢不均其出入與食之多少

局局欲以文法治馬求國馬之蕃不可得也今欲養馬蕃之必擇其人必專其職必久其任使畢力于事而責成功吏之廢置卒之誅賞寒暑耕牧牝牡食息之節適其便而相宜一切無束以小法惟稅視其歲增之數如何則馬舉而兵備漸寶矣 國家于閑安無事之時其失常在于因循不能先事而有所思一朝急猝之變起則煩憂而不知措以敗大事為中國無窮之辱惟馬又非可以急索而得者可以預慮之哉

明責策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其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奸時之多弊也如此而以天下之大萬民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之人之如是耶豈治平人世無所施其才耶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耶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弊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于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繇而無能為矣則以

謂無人焉此可為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
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忘其闕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
施苟付之以事固勿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
而不究寔用雖有稷契周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于
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
乃無謹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途而氣折大臣懾怯小
臣陵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
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
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
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
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
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
豪強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
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下無事
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
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謹諫將帥者
皆以庖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勿強為將帥
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 朝廷大計生民
寔患卒無有任是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當若無其人尊官厚
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于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躡蹀抱
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沈沒者相望于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奸身安
于寵刑無可罪而寔不任責是為大奸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
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
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
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于廟
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奸而或不能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
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
莫甚于今之世者欲救斯弊是亦非難寬小過責大體而已矣

勸吏策

夫人之所以異于群物者以其有恥也恥者趨善之本原而聖人之教所
從而立也聖人因人情之有恥而示之以榮辱之路扶善而沮惡貴賢而
賤不肖由于義則天以皆指以為君子莫不躡躑企慕之以為榮不由義

則天下皆指以為小人又從而簡賤之羞與為親舊師友是以喜為顯名惡為污名顯名之在身未爵祿而出處尊安志氣充飽污名之在身雖任于衆人之上金玉盈其藏而嘗苦心腹之抱疽毒首領之嬰木索又况于禍福之寔加之哉故聖賢在上則禁人以賞辱人以刑聖賢在下則榮人以名辱人以義名義為之本刑賞為之用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刑賞猶有變也名義未嘗有變也故聖人先之以名義而後之以刑賞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賞不足耻也先名義之謂也善觀天下者欲知天下治亂之勢無觀于他觀名義與刑賞斯知天下矣善觀人者欲知人之可使為善不可使為善無觀于他觀其有耻與無耻斯知人矣三代之所以治者廉恥存也末世之所以亂者廉耻喪也朝廷之臣天下之俗頑悍無恥一作嘉話節節此賈誼之所以太息于漢也臣有一言可以不繫刑罰不費爵賞而起天下之治曰勸吏勸吏之要曰示榮辱令諸路各有監司以督藩郡郡有守倅以總屬邑于治皆得按察所部之吏然自非見告而入于罪與應條貫保存者其餘貪廉強懦優劣臧否一切以以闕意雖有龔黃卓魯之儔亦汨汨而去亡以異于常人此廉恥之道所以闕吏之所以

文選下

不勸也臣願 詔內外諸臣凡所部文武之吏各歲差其材行為上中下三等而奏籍于 朝惟臨部與在官未及期者乃俟來歲一郡之吏倅上之一路之吏則監司上之文吏則文吏之長上之武吏則武吏之長上之天子與二府總天下之奏籍于中可以據几案獨紙尾而知天下文武材行優劣之大略其失寔多者非私其人則鑿之妄也非鑿之妄則辭于事而不為之審也其得寔多者或明而公或詳而能舉其職則以其得寔失寔之多少又可以坐視奏籍而知奏者之如何董仲舒曰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且以觀大臣之能此其是已臣以謂若此則為上官而法當按察者不敢因循塞默而辜 朝廷之寄必且苟聽風謠孜孜于審核以求其吏之寔為小官而在所部者取名隸不肖之籍而期于在高課以榮其志亦將激昂奮迅以競于名節苛者可以抑而為寬懦者可以勉而為立貪者可以憚而為廉邪者可以沮而為直未繫刑賞未費爵賞而揚清激濁揭刑辱之路示以天下天下之吏莫不知恥而避惡趨善矣臣故以此為勸吏之術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李邦直文

固本策

講學者所以進于先王之道軌制其情欲增長其心術扶神理性祛滯決惑如是而已矣也人之不學則不知先王之道茫乎如冥行而無所之雖有仁智靈識且化而為邪矣故剛者不為為暴不為斷柔者不學為懦不為仁明者不學則過察而偏聰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先王之道知忠信而不失為君子學可不務哉魯哀公自稱曰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樂未嘗知喜未嘗知懼而孔子告之以哀樂喜懼之說竇長君出于田間平勃恐其驕而為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故竇長君卒為賢侯今夫百金之家則必求良師友以業其群幼子弟矣師友或不擇而使群子弟日與庸隸浮民為儕黨調詡器器相與扇暱而為惡學之不率而恣于毬鞠博塞禱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逋蕩轉徙可拱而俟矣惟其友之不擇故墜其群幼于小人之塗以遺家之辱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勿思也故賢父兄莫不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况有天下之富將以藩戚為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宗室為枝葉而強本根其體如是之重是尤宜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為者哉書載堯德之首必曰親九族九族親則曰百姓百姓平則曰和萬邦其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文王也詔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樂之職其世子皆齒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其法蓋詳矣 本朝太宗亦嘗擇王龜從等厚賜以寵之使訓諸王以忠孝而 章聖用崔昭之嚴以代戚維之不職如此其重慎也今宗枝之盛昌大而蕃衍尊寵而優安振拔于古矣然亦或失于不學此非後世之大慮而王室之所甚闕者歟今諸宮雖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禮 朝廷未嘗選當世賢者為宮官其用荐而為之者又未嘗延見戒諭之以厚其意宗室知人主任之之薄則師之不得不輕舒情尊驕孰敢諷砥之者苦學術如始病視師道如泥塗故賢者亦恥居是職望以去而文孫武子入則與嬖人妾子嬉出則與徒奴倖侶語習于浮淫湛于宴娛耳目惟不善之接非所以重世而光國也雖有河間之雄材東平之樂善唐元軌之長澤溺矣以明王之仁篤于親親之恩差等其戚疏隆以責爵豐以厚

餽雖厚若此徒足其欲而已耳議者攷古義而較之于今以謂愛育之道其缺然也臣願詔大臣選端厲誠潔之士著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為宗室教導之官而嚴異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重道之問無有倨而不聽者然後橫經聚問指示聖賢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悌仁義禮樂用之必安而終身享其福此可為者也謂不善為之則雖富貴而有危亡之禍此不可為者也授以六藝之趣三綱五常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治亂之體皆俾畧知大指 陛下復于朝譙之隙或臨幸而察之或召而勉進之又稍為褒貶之格以勗其良以警其惰一儉薄小人與嬉弄非禮之具勿得納于其門使之日清月粹性習相長九族愉愉知為善歸正之路則慈祥篤順寬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榮 祖宗下儀海內矣

厚俗策

民之厚薄無古今顧治道何如耳今之天下土地廣而人民衆兵寇不作咸于安漁樵耕織之業其盛可與治古侔矣所愧于古者風俗之不厚也風俗之薄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 國家法制之失也風俗之大端不外而已矣民之忘孝悌而溺于薄惡攻之于古未有甚于今者也賈誼語秦之俗曰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耨慮有德色毋取箕

三送下二

二

帚立而評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悅則反辱而相稽以為慈子嗜利去禽獸亡幾今天下之民莫不割其室廬計其桑柘殊并鬻墳墓離血氣色齊之親而迎若吳越其聯族而居者千室無二三馬奚翅秦俗之薄也秦俗之薄亦商鞅為之耳商鞅之法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秦人安得而孝悌也今 國家計丁黃以任征役之事併于同籍之家故乖析者自視以為計而愷悌役之事併于同籍之家故乖析者自視以為計而愷悌之民困于調發亦分丁離籍以求免免于征役之事甚者寡母之嫁喜喪期之終朝為天倫墓為鄰里朝為九族暮為寇仇爭辨雖刀鋸斃于郡邑奚翅秦俗之薄也夫民固無知在為上者導之而已矣今導之以幸免之路使天性愷悌者迫于征役牽于法制而不得遂其輯睦同居之樂一室為之千室慕之慕惡之風驟然盈于天下耳目之所集習民咸以是為適然莫有羞愧恠駭者故曰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 國家法制之失也 國家建太平之業將以比隆于唐虞軼迹乎三代顧與秦同俗而尚不知變乎周之時閭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之職皆親民之吏也或正歲或月吉則書其民之有孝悌睦姻之行者而謂之賢者國有力政則不及焉其鄉師又為鄉刑以糾其尤不率者也漢之時孝者復其身特有所

賜其獎勸孝悌睦姻之俗而懲薄惡之民教訓法度蓋詳備如此尚懼狃之未至而民縱其欲而勿勉焉今雖未能如周漢之法為之懲沮而又開幸免之路導民于悞異薄惡而曾不為禁歟其所謂勸善之法不過誘鄉之愚夫婦剝解以食其長上之癯疾者然後賞之于粟帛斯以為孝悌而已矣此正先王之所誅也古之聖人于化民也不務為其所難有一人焉能奮然而為天下之所不能為而無益于治謂之惑世故舉世之人不敢為瑰詭非常之行驚眾以為高性適于中和而已今夫田野之民少長怡怡冬夏相群于墟墓園廬之間弟從其兄子從其父母趨澤而力耕耨閑暇有餘之時炮羔炊黍醵社而當丞不為悖慢鬥搗踣去他所或抵戮辱以愛其家者斯足以為孝悌之民矣其斯以為教故民之從之者樂而易今且賤樂易中和之行擾之使不得為而勉之以其所難以導民觀先王之教蓋未有然者也臣以為欲風俗之厚莫若誘民于孝弟欲民之孝悌莫若使離異者不得幸免其征役今若著為定令同產宗族喪服期年以上者雖析籍異賦亦總計其丁黃之數而任征役之事親盡然後與他戶同既不得以籍異口寡而幸免焉則蠲薄之民無所望而愷悌之民得以遂其常性而為輯睦同居之樂一室為之千室慕之則篤厚之風漸于天下矣不耗刑賞不撓律令非有甚高之議難行之說奚為而不可為耶若夫約周漢勸懲之旨而為之法則又朝廷之美臣愚不能預也民之厚薄無古今願治道何如耳

廣助策

人之于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譬之工人馬智者殫畫而按使有力者運斤揮斲各執其具各治其事不復紛紛齊于其上之長則殫畫者不至于錯繆而功易成矣或者得智匠而任以為工之長使之為大室不得專于殫畫而又齊之以庸工則智者曰為庸工之所擾其心以為不已治之彼或奸媮而不力于事乃敗一室故左手持斤以治楹右手持斲以治椽又目視榱桶思易而正之中心雜然其智不盡于為室之大體功安得而成哉惟輔相之治國亦然天下之事治富矣治其綱要而勿為煩屑之所叢則慮專而策得夫進賢退奸使百官各得其任為禮樂教化文武法度以鎮撫遠近之民上翼天子于道而外應四夷之變此政之本統輔相之所宜思也及乎章牘之後先命誥之詳略程式之高下均剝其互異審處其條次細文曲例毫末之間此正吏胥之事耳今也輔相不得專心于臣論大計而常兼為吏胥之事則雖周召之才將不足以給之故朝廷門輔

相甚當其強敏者僅足以祛決奏署而無所留而政之本統或不及思則此比負責而去上下輒指朱墨之誤以抵輔相而吏胥豪于其間奸有所庇而憂譴不及如是雖周召復出知不可以成治功矣今文武之柄舉歸之中書樞密院其所以令于天下者一言之增損或可以繫刑罰爵祿之輕重厚薄居二府者故亦不敢以此屬任吏胥也臣愚欲為欲分二府耳目之小勞使得專心于臣論大計而不屑簿書之間減曲私之訪有諫直博雅之助莫若東漢府掾之制為可復也三公之府有長吏有曹掾或主署用遷除或主民戶祠祀農桑主主詞訟盜賊或主貨幣盜鐵或主倉穀郵驛或主平徒轉漕或主奏議或錄眾事皆以天下賢者若穴處逸郡國茂異為之特為仕進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崔瑗李膺之徒皆由此塗用矣有道之士皆然萃至于輔相之左右枉或直之闕或補之而公府為之清明故東漢之世官監權寵狼據于內外獨公府未嘗隨而為奸其本正也今二府之吏為天下府吏之冠事雖不出于時吏然亦與其籍受其議覘之國論日在廟廟堂之側由刀筆不進者積以歲年或補郎官或徒使目國家待之抑亦不輕矣或進秩增祿而使為外官尚皆牽戀以去彼何為者耶周書謂侍御僕從罔不正人而孟軻亦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言左右不可以不正也今若約束漢之制而詔二府屠置一掾慎選天下之材德廉節以公卿辟署而授之使專其評覈咨受檢勘典掌按比煩辱之事又副以小吏而書之掾有清積遷領都掾都掾有年勞出輔要官則輔相專于國計而勿為小勞之所汨亂周召之材可以行其志成其治矣議者不過謂賢者不可納于趨走之列以為辱且郡縣掾佐亦士人為之趨走于時郡而勿謂之辱何哉朝廷之常禮上下之大分也况二府為天下澄原端本之地而有不可者哉

養材策

堯舜之世民莫不樂于善而趨于篤厚今之世所謂獨行君子者堯舜之民皆以為常故謂之五常有異于此者當世指之以為凶人以為天下大戮矣何哉教道素行而為善之人多也後世教衰俗薄如四凶者滔滔皆是故天下以孝悌為異行以忠信為奇節事父兄者望厚賞而無過者以為堪大臣其嶄然出異而以賢傑自名者有不及堯舜之民者矣如之何望天下之治一二于唐虞也故王者之大務莫急于教教者所以養材也養之材為之日眾無教之養之之道則材為之日寡材眾足用材寡則不足用矣人之生也自非聖人自然之質未有不待教而成者也是故父

兄之善教一家之人才者必多師儒之善教一壘之士才者必多非天之善一國之臣才者必多非天之有有私聚才而知之生之所以養材之道備使材能不得而不成也苟不善教則中人以下莫不陷溺而入于不善也故人衆而才者少非天之有所惡不善而生之其所養之教之者非其道使才能不得而成也誠使王者善養天下之材則聰明技敏之民皆將化而為才取之而稱所求用之而稱所使昔樊氏善為生嘗欲作器先種梓漆里人初笑其迂後皆從而假器用焉故樊氏之富傾天下一為生之民尚知為數十年之先養其材然後治器況王者為萬世之盛哉三代之治莫不養材而周最為備秀于民者養之于鄉者養之于學秀于學者養之于大學秀于大學者論而辨之位而祿之而養之于朝廷或為公卿大夫或為牧伯將帥皆繇此乎出故古者五十而後爵自成童至于五十其之所聞目之所睹其心之所存莫非詩書禮樂仁義忠信之道雖有頑悍奇衰而不去者抑亦寡矣自幼至于成童其君上之所令其父兄之所率其師長之所誨莫非文武大道雖有天資昏蔽而不可成材者抑亦寡矣故周之世也持長詩人美之而青青者莪之篇作至秦則不然焚滅先聖之術其所以示民者非刑則戰民莫不奸誦好亂相糝而為惡一旦俱亂而秦之不能禦也惟東漢最重經術太學大盛而四方老師大儒或教授至于人家薰戶習成竟于學于時天下賢能者日益多明章之後童昏相繼推其微弱暗暴之勢可以朝夕而亡然長久歷二百載與西漢等豈非君子衆多之力歟今天下號為太平然養材之道微缺學校為廢區博士為冷官士之進于仁義者非其性則或其家之訓而國家所以教育之道不行焉是故仁義之才日寡取之而不稱所求用之而不稱所使忽有可憂之對至大之責或四顧而無所付此才不素養之效也孔子雖聖其權則匹夫然而門弟子自中人以上莫不成才故相而有如顏淵欲將而有如仲由欲使為諸侯而有如仲弓欲使宰而有如子游子羽唐太宗之將相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多出于西河汾晉之間大抵皆王道之門人也一聖一賢養材而材之富也如是今材不素養故以天下之大而常患無人臣以謂欲左右皆正小大皆治勢危而有以扶事亟而有以託在乎得材材之易得在乎素養素養之術有三一曰興學校二曰選置五經博士三曰復漢之太學生員三者行而教之養之之道備學者于是通古今樂名節而文武之器班班出矣

審分策

臣之尊君非從諛也君之制法使下必尊上而不敢忽非驕樂而便已也君尊則法尊法尊則令尊令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朝廷尊則朝廷尊則大臣尊大臣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進者足以為榮退者足以為辱進退足以為榮辱則賞罰行賞罰行則仁義之民吾得而收技敏之民吾得而試豪競不順之民君得而抑如是而天下莫不趨走振動惟上之聽也君尊則國之形勢強形勢強則夷狄不敢侮奸宄不敢窺外不為夷狄所侮內不為奸宄所窺近無一旦駭殺之隙遠無百年陵夷之漸如是而天下莫憂不服也故古之明君雖渴聞天下之事渴見天下之治煦煦焉日接臣庶而躬訪之然至尊至重至深至固之體小人不得而搖也古之忠臣雖直已之節奪君之非力折死諫小且犯顏色大或肝腦塗地不顧然尊主之禮未嘗敢少頃曠也故威路馬之芻者有誅非謂芻之可貴齒路馬者有誅非謂馬之不可齒皆所以尊尊也古之法禁行在諸篇之上觸其條目則誤者遷竄大者誅殛非獨以尊君所以窒不順之原而重社稷安天下也故人君之儀殿陛耽耽而金朱塗其闕雖有貶人莫之敢指冕戴珠玉日月在衣鑪烟華道而朝群臣嚴鍾吹威羽儀花頭警蹕馳灑悉備而遠郊廟雖有親倖莫之敢戲非禮不食非禮不服非法不動非法不言非

以為法所以養尊安之形而杜侵慢之蚤也人臣之禮臚傳而趨以進者首幾至地而俯伏以言非仁義之說不敢以輒聞非忠信之情不敢以自列得廢而廢得死而死食君之食履君之士戴君之天下之分遠然也見君臣之大守也 仁主之子育萬姓四十載矣其朝未嘗過時而朝也日兇中而朝者罷未嘗有情色見于外也進臣下以禮而退之以義夫上之不苛責于下而以禮義進退之其恩父愛而天覆之亦異矣臣子宜如何自為也而中外之臣或勿明上下之分有偃蹇頓顛而自如者動必詆時言必訾上輕為桀驁而曾不知憚聞政令之誤相視而嘻險矣詭激譁議于列以嚮群聽以傷柄臣罪萬于顏異事百于揚憚而戮辱不及此 朝廷所以不尊也遷任小戾于資格小慊于素望則罵辨不已延却而不前公為慢章取必于上自處曰是而歸曲 朝廷狂訐醜詆或駭流議無一毫震怛之意有識知禮之士憤其凌冒髮指冠矣而上不詰此 朝廷所以不尊也越涯犯職角為豪奇言不當言以干採天下之譽而邀厚福下議上小列大是非貿亂矣而執法不之按公府不之繩此 朝廷所以不尊也漢華陰守承嘉上封事言朱雲可試守御史大夫少傅衡以為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嘉遂坐之唐文皇時盧相尚

固辭公州都督而斷首于朝堂故選君者古之所諱而臣子之所宜同嫉也荀况曰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峻故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凌故也賈誼曰人主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原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今其勢防池而弛矣其漸不可以不正也是亦無他明君臣之公而責其尤慢者使群臣增惠裕勤莫不將去故情而嚴上之令則朝廷尊矣

慎柄策

有王者之事有大臣之事有將帥有司之事有嬖臣之事拔任忠賢以為將相責之以天下之安危可用則用可黜則黜斷之以至公而無所疑王者之事也聖于廟堂夾輔人主進退百官大臣之事也提士衆出入于生死將帥之事也審清實以為輕重不敢附私有司之事也結襮折枝嘗為微膳出納詔教掃除宮中啟閉門閤嬖臣之事也貴賤小大各守其業而天下治嬖臣不可使之為大臣將帥有司之事也如蒙之不可為衣衣履之不可以為冠冠之不可以為靴也如鼠之不可負方斛之器大之不可駕國馬之軻也故天下之大柄三曰官賞曰兵曰刑王者之得失治亂之所繫安危之所從天下之所以為休戚故王者重之必付之于將相有司

而不以私其左右所謂嬖臣者不過言甘而色令順指意健于使令寵之極饒之以財而足矣饒之以財而不及于政則天下無恟恟之議小人有終身之安而王者未失為明君後世不然惑其所近忌其所遠意謂天下之人舉無足信而莫忠于嬖臣者內外大事凡可以為國憂必嬖臣監督之然後以為安其意侵取將相有司之事任于嬖臣官賞兵刑莫不為小人之所有破大公之法激四海之怒奸盜不順指之以為辭以至于亂天下彼嬖臣者趨趨煜煜于人君之側當得金錢足以快口腹耳目之欲則亦已矣又自知已之可惡常恐天下之人嫉已而誅除之故早暮計慮為全安固深固之策偷取時柄以自環或專官賞或典兵戎或預刑獄得官賞之柄則進其黨伍于朝以為援得兵之柄則震脅主心而威制天下得刑之柄則沮忠直之氣而窒言者之口自古危亡未有不始于此者也王者獨何取于嬖臣哉漢之衰也有王甫侯覽伍橫張讓之徒唐之衰也有李輔國程元振王守澄魚朝恩劉季述田令孜之徒穴于朝廷之間而私有大柄公卿將相多出其門所欲進則吹噓咳唾立致貴要棄置大臣如奕棋然又有北軍校尉有神策軍中尉有觀軍容有諸道監軍兵柄皆在嬖臣而天子或自其廢置又有黃門北寺獄有掖庭詔獄有神察此軍獄

忠賢之不附已者雖將相大刑或留伏內而成于中人之手此漢唐之所以亡也嘗謂漢文帝不獨有治天下之道而亦善寵小人之通極變矣欲富之則賜之銅山而使之擅鑄及戲弄于朝中屠嘉欲舉法不敢亟赦之度已困辱然後謝嘉而召通故嬖臣在側而人下未嘗不指目憤怒雖有嬖臣亦為文帝可矣苟如文帝豈惟一嬖人臣雖十數猶足以為治後之君寵小人付付之以將相有司之柄不為文帝之所以嬖之者豈不誤哉方明主在上集用天下之天下故小人雖多莫敢輒動屏息斂手以聽朝廷之所為然久屈故態宜有憤鬱勿平之氣彼且伺人主之惑待賢者之隙將泄其怒而大有所為此寔亂亡之幾不可不素慮也往日用兵之地及河防之害與詔獄之大者輒臨訊以寺人而進退大臣又或防其毀譽之說此可為懷慄者也明主誠能守官賞兵刑之柄不為嬖臣之所盜而有功則雖傾內府以寵之未足以危社稷而為天下之大害可不慎歟

解蔽策

君子與小人不能偕立于人君之朝勢如水火寒暑之戰薄然而小人之黨勝十常七八其故何也蓋由人君好逸而惡勞樂近而忘遠夫奸聲麗

二卷下二

八

色奇臭異味室室苑囿狗馬弋獵之樂人乎耳奪乎目悅乎口鼻順乎心腹而使乎身体居處皆其早暮之所安于人君而最近固已樂為者已而小人之道模揣其意曰吾君德過堯舜基業安于泰山矣此不足以為害言道而入于惡故決洪河而下注于萬仞之淵故小人之說易行而其黨多勝君子則不然直欲人君屈已以事仁義閑情欲而狗天下之民晏安之娛君之所喜為者而輒爭之曰是不可過為過為之必且亡國憂勤恭儉昧旦而朝日旰而食夜分而寐人君之所厭者已而輒強之曰是不可不為苟不能此必且亡國其事最勞而危亡禍亂之刑方且藏于茫昧微冥之中其最遠而未易見故君子之道難行多不見納于人君而常為小人之所勝惟至明極斷之主卓然有立而不惑乃能斥已之所樂而憂天下杜一時之欲而善後世不使小人勝乎君子其餘莫不沈酣漸漬欲長及成橫流潰裂禍及海內然後歸之于天曰非吾也此陽九百六之數使之然也可不為之悲哉夫中君以上其心亦莫不願治而惡危亡知君子之可用以為治矣然而用小人至于亂亡者前後相望也幸而君子用矣又不能親信終始之使就其業不幸而小人用矣或心知其非而不能果決除去浸淫留連亂亡而後已此其故又何也常以為人主之蔽有二一

曰不明二曰多欲指真為偽指偽為真是不明也不忍去佞臣恐失其所
欲不肯用正人恐妨己之所欲是多欲也唐德宗曰天下皆言盧杞之奸
邪朕何不知此不明者也明皇用韓休為相宮中淫樂稍過其節必問左
右韓休知吾言畢而諫諫輒至嘗把鏡不樂或曰自韓休為相陛下無一
日之歡何不遂去而戚戚如是曰吾面雖瘦天下必肥然終亦罷韓休而
用國忠林甫此多欲者也不明之蔽其惡小多欲之蔽其善而勿為故曰其惡
天資不足而不知所以為故曰其惡小多欲之蔽知善而勿為故曰其惡
大以不明之蔽任小人天下怨之怨在于小人而及于君以多欲之蔽任
小人天下怨之怨在于君而及乎人小人為蔽不同而為禍有先後其亂
天下一也人君惟明而寡欲君子勝而天下自治矣

辨邪策

姦臣之所以難明以其善匿無形而忠臣之所以多不過以其勁情直指
而不恤可恤之地也故雖奸臣必材材多而為患愈大雖忠臣必有過材
或不備而忠未嘗忘也是故知臣最難御臣之難次之欲人主之知臣若
指奸臣之奸以示人主朝廷之上審按而攷績之如揭冰鑒以待來者其
能隱者究希奸臣之形人主不可以不察也有細奸有巨奸才足以覆之

言足以發之貌足以持之氣足以守之聲上下之聽而偷祿取譽主不能
怒衆不能詰卒之實利在己而害歸于衆此巨奸者也才不足以自覆言
不足以自發貌不足以自持氣不足以自守煦煦柔佞偷安苟合而已耳
此細奸者也奸之示大人主不可以察也奸臣必內圓而外方名是而實
非始順而終悖罄乎至誠而甚異于道故有擊斷以為公局繳以為明險
健以為勇悻訐以為通巧譎以為智驕技以為介儒懦以為仁抑抗以為
高不言其所可言以為敦不為其所可為以為慎小信以為忠此奸臣之
積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奸臣之與忠臣固不相若然而奸邪之所排陷或
外示相與而內實仇之其所汲引或外示乖離而陰為之左右上欲絀賢
者則讚之以可排之狀上欲進已知則開之以可用之名其言深微其事
隱晦使人君隨己意以為禍福而不知悟所以然者唐高宗欲王武昭儀
褚遂良守先帝之命而爭高宗欲止李勣知武后必得志于天下曰此家
事耳何須問外人明皇欲相牛仙客張九齡力諫李林甫曰人子用人何
為不可由二臣奸言而唐室中壞此邪正之論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奸臣
之始進多以非其道高鞅因嬖人以進于秦段穎因宦者以進于漢宇文
融皇甫鏞因聚斂以進于高非其道而進其末無不為奸臣者臣末因棋

以進于唐非其道而進其末無不為奸臣者臣下之所以進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夫天變者武王之所以感悟而狼跋之詩周夫夫之所以開周公也而許史恭顯假日變以除周堪張猛武三思造攝提之應以進紀處納李逢吉張擁輿為赤衣之謠以傾裴度此奸臣之為人主不可以不察也故人主善察奸臣之形奸雖未去亦蟠縮而不敢措其用封倫佞于隋而直于唐許恭宗忠謹于文皇而讒諂于高宗之時也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彼非鬼域其情皆可以得之矣人主誠留意于此彼安得而逃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文選二十二

一



